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許烺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六

明 王守仁 撰

續編一

德洪葺師文録始刻于姑蘇再刻于越再刻于天真行諸四方久矣同志又以遺文見寄俾續刻之洪念昔葺師録同門已病太繁兹録若可緩者既而伏讀三四中多簡書墨跡皆尋常應酬瑣屑細務之言然而道理昭察仁愛惻怛有物各付物之

意此師無行不與四時行而百物生言雖近而旨實遠也且師沒既久表儀日隔苟得一紙一墨如親面覿況當今師學大明四方學者徒喜領悟之易而未究其躬踐之實或有離倫彝日用樂懸虛妙頓以為得者讀此能無省然激衷此吾師中行之證也而又奚以太繁為病邪同門唐子堯臣僉憲吾浙嘗謀刻未遂今年九月虬峯謝君來按吾浙刻師全書檢所未錄盡刻之凡五卷題曰文錄

續編師肖子王正億嘗錄陽明先生家乘凡三卷
今更名世德紀并刻於全書末卷云隆慶壬申一
陽日德洪百拜識

大學問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

大學者昔儒以為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

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

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毁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爲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

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

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

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曰然則又烏在其為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彜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

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明其明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騖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

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

而求之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

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徳為本新民為末兩物而内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為始能得為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説以新民為親民則本末之説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説大略是矣即以新民為親民而曰明徳為本親民為末其説亦未為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為兩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為兩物矣又何

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為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為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為一事而認以為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為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

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為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為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為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

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

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為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為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為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既知其為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為之則是以惡為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

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茍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則是物有未格

而好之之意猶為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欲惡之
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
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為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
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
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
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
蔽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
謙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

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盖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纎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説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使人聞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無出於民彝物則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齊治平之内學者果能實地用功一番聽受一番親切師常曰吾此意

思有能直下承當只此修為直造聖域叅之經典無不脗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於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錄既就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願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齎盜糧是以未欲輕出蓋當時尚有持異說以混正學者師故云然師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為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為善去惡之旨皆相鄙以為第二義簡略事為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為得聖門之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為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大學之教自孟氏而後不得其傳者幾千年矣賴良知

之明千載一日復大明於今日茲未及一傳而紛錯若此又何望於後世耶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於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為别説匪徒惑人秖以自誤無益也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為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荅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為君子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

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為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為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為高而以勤確謙抑為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茍有虛而為盈無而為有諱已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禀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

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為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禀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為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為大賢者為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為寇盜今日不害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

此令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澁疑阻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絶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毁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隂私以沽直

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為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敎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五經臆說十三條

師居龍塲學得所悟證諸五經覺先儒訓釋未盡乃隨所記憶為之疏解閱十有九月五經畧遍命曰臆說既後自覺學益精工夫益簡易故不復出以示人洪嘗乘間以請師笑曰付秦火久矣洪請問師曰只致良知雖千經萬典異端曲學如執權衡天下輕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後執師喪偶於廢稿中得此數條洪竊錄而讀之乃嘆曰吾師之學於一處融徹終日言之不離是矣即此以例全經可知也

元年春王正月○人君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為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

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為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為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為為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為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既為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為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為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

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為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

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為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即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即位矣不即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即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即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覬覦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也曰隱公

君也非攝也則宜即位矣而不即位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即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揜嗚呼此所以為化工之妙也歟

鄭伯克段于鄢○書鄭伯原殺段者惟鄭伯也段以弟篡兄以臣伐君王法之所必誅國人之所共討也而專

罪鄭伯盖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敗者伯之心也段之惡既已暴著於天下春秋無所庸誅矣書克原伯之心素視段為冦敵至是而始克之也段居于京而書于鄢見鄭伯之既伐諸京而復伐諸鄢必殺之而後已也鄭伯之於叔段始焉授之大邑而聽其收鄙若愛弟之過而過於厚也既其畔也王法所不赦鄭伯雖欲已焉若不容已矣天下之人皆以為段之惡在所必誅而鄭伯討之宜也是其迹之近似亦何以異

於周公之誅管蔡故春秋特誅其意而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辨似是之非以正人心而險譎無所容其奸矣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實理流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交感之理聖人感人心之道不過於一貞而萬物生天下和平焉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所以亨而無咎而必利於貞者非恒之外復有所謂貞也久於其道而已貞即常久之道也天地之道亦惟

常久而不已耳天地之道無不貞也利有攸往者常之道非滯而不通止而不動之謂也是乃始而終終而復始循環無端周流而不已者也使其滯而不通止而不動是乃泥常之名而不知常之實者也豈能常久而不已乎故利有攸往者示人以常道之用也以常道而行何所往而不利無所往而不利乃所以為常久不已之道也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夜而復晝而照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而不已也

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冬而復春而生運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化而復成而妙用不窮者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亦貞而已耳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不外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其亦不外乎一貞也亦可見矣恒之為卦上震為雷下巽為風雷動風行簸揚奮厲翕張而交作若天下之至變也而所以為風為雷者則有一定

而不可易之理是乃天下之至恒也君子體夫雷風為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是乃體常盡變非天地之至恒其孰能與於此

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彖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避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為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為遯之所以為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

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尚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尚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尚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尚可為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一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

是將以救敝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罅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速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者是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之體本無不明也故謂之大明有時而不明者入於地則不明矣心之德本

無不明也故謂之明德有時而不明者蔽於私也去其私無不明矣日之出地日自出也天無與焉君子之明明德自明之也人無所與焉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

初陰居下當進之始上與四應有晉如之象然四意方自求進不暇與初為援故又有見摧之象當此之時苟能以正自守則可以獲吉蓋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

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身枉道之恥懷憤用智之非而悔咎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又何咎之有乎蓋初雖晉如而終不失其吉者以能獨行其正也雖不見信於上然以寬裕自處則可以無咎者以其始進在下而未嘗受命當職任也使其已當職任不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之責其能以無咎乎

時邁十五句武王初克商廵守諸侯朝會祭告之樂歌

言我不敢自逸而以時巡行諸侯之邦我勤民如此天其以我為子乎今以我巡行之事占之是天之實有以右序夫我有周矣何者我之巡行諸侯所以興廢舉墜削有罪黜不職者亦聊以警動震發其委靡頹惰者耳而四方諸侯莫不警懼修省敦薄立懦而興起夫維新之政至於懷柔百神而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感格焉則信乎天之以我為王而于以君臨夫天下矣于是我其宣明昭布我有周之典章于以式序在位之諸侯

我其戢斂夫干戈弓矢以偃夫武功我其旁求懿德之士陳布於中國以敷夫文德則亦庶乎可以為王而能保有上天右序我有周之命矣

執競十四句言武王持其自强不息之心其功烈之盛天下既莫得而强之矣成康繼之其德亦若是其顯而復為上帝之所皇焉夫繼武王之後蓋難乎其為德也然自成康之相繼為君而其德愈益彰明則於武王無競之烈為有光而成康誠可謂善繼矣今我以三王之

功德作之於樂以祈感格而果能降福之多且大若此我其可不反身修德而思有以成之乎我能反身修德而威儀之反則可享神之福既醉既飽而三王之所福我者益將反覆而無窮矣此蓋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

思文八句言思文后稷其德真可以配上天矣蓋凡使我烝民之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德之所建也斯固后稷之德矣然來年之種非天不生則是來年之貽

我者實由上帝以此命之后稷而使之徧養夫天下是以天下之民皆有所養而得以復其常道則后稷之德固亦莫非上天之德也此蓋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故頌后稷之德而卒歸之於天云

臣工十五句戒農官之詩言嗟爾司農之臣工當各敬爾在公之事令王以治農之成法賜汝汝宜來咨來度而敬承毋怠也因并呼農官之屬而總詔之曰嗟爾保介當茲莫春之月牟麥在田而百穀未播蓋農工之暇

也汝亦何所為乎因問汝所治之新田其牟麥亦如何哉夫牟麥之茂盛皆上帝之明賜也牟麥漸熟則行將受上帝之明賜矣上帝有是明賜爾苟惰農自安是不克靈承而泯上帝之賜矣爾尚永力爾田以昭明上帝之賜務底於豊年有成可也然則爾亦烏可謂茲農工之尚遠而遂一無所事乎汝當命爾衆農乘茲閒暇預修播種之事以具乃田器奄忽之間又將艾麥而興東作矣莫春周正建寅之月夏之正月也

有瞽十三句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而樂工就列矣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而樂器具陳矣樂器既以備陳於是衆樂乃奏而簫管之屬亦皆備舉矣由是樂聲之喤喤其整容麗肅者莫非至敬之所寓而雍容暢達者莫非至和之所宣其肅雝和鳴如此是以幽有以感乎神而先祖是聽明有以感乎人而我客來觀厥成者蓋武王功成作樂使非繼述之孝真無愧於文考固無以致先祖之格而非其盛德之至伐紂救

民之舉真有以順乎天應乎人而於湯有光焉其亦何以能使亡國者之子孫永觀厥成而略無忌嫉之心乎此蓋始作樂而合於祖廟之詩

與滁陽諸生并問荅語

諸生之在滁者吾心未嘗一日而忘之然而濶焉無一字之往非簡也不欲以世俗無益之談徒往復爲也有志者雖吾無一字固朝夕如面也其無志者蓋對面千里況千里之外盈尺之牘乎孟生歸聊寓此於有志者

然不盡列名且為無志者諱其因是而尚能興起也

或患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絶陽明子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絶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德洪曰滁陽為師講學首地四方弟子從遊日衆嘉靖癸丑秋太僕少卿呂子懷復聚徒於師祠洪往遊焉見同門高年有能道師遺事者當時師懲末俗卑汚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既後漸有流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在金陵時已心切憂焉故居贛則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而

征寧藩之後專發致良知宗旨則益明切簡易矣茲見滁中子弟尚多能道靜坐中光景洪與呂子相論致良知之學無間於動靜則相慶以為新得是書蓋源伯生得之金陵時聞滁士有身背斯學者故書中多憤激之辭後附問答語豈亦因靜坐頑空而不修省察克治之功者發耶

家書墨跡四首

（四書墨跡先師肖子正億得之書櫃中裝製卷冊手澤宛然每篇乞洪跋其後）

一與克彰太叔（克彰號石川師之族叔祖也聽講就弟子列退坐私室行家人禮）

別久缺奉狀得詩見邇來進修之益雖中間詞意未盡純瑩而大致加於時人一等矣願且玩心高明涵泳義

理務在反身而誠毋急於立論飾辭將有外馳之病所云善念纔生惡念又在者亦足以見實嘗用力但於此處須加猛省胡為而若此也無乃習氣所纏耶自俗儒之說行學者惟事口耳講習不復知有反身克己之道令欲反身克己而猶狃於口耳講誦之事固宜其有所牽縛而弗能進矣夫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為習氣所汨者由於志之不立也故凡學者為習所移氣所勝則惟務痛懲其志久則志亦漸立志立而習

氣漸消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邇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若初往年亦常有意左屈當時不暇與之論至今缺然若初誠美質得遂退休與若初了夙心當亦有日見時為致此意務相砥礪以臻有成也人行遽不一一

惡念者習氣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為習所勝氣所汩者志不立也痛懲其志使習氣消而本性復學問之功也噫此吾師明訓昭昭告太叔者告吾人也可

深省也夫德洪為億弟書

二與徐仲仁仲仁即曰仁師之妹婿也

北行倉率不及細話别後日聽捷音繼得鄉録知秋戰未利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德積學以求大成尋常一第固非僕之所望也家君舍衆論而擇子所以擇子者實有在於衆論之外子宜勉之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養心莫善於義理為學莫要於精專毋為習俗所移毋為物誘所

引求古聖賢而師法之切莫以斯言為迂濶也昔在張時敏先生時令叔在學聰明蓋一時然而竟無所成者蕩心害之也去高明而就汙下念慮之間顧豈不易哉斯誠往事之鑑雖吾子質美而淳萬無是事然亦不可以不慎也意欲吾子來此讀書恐未能遂離侍下且未敢言此俟後便再議所不避其切切為吾子言者幸加熟念其親愛之情自有所不能已也

海日翁為女擇配人謂曰仁聰明不逮於其叔海日

翁舍其叔而妻曰仁既後其叔果以蕩心自敗曰仁卒成師門之大儒噫聰明不足恃而學問之功不可誣也哉德洪跋

三上海日翁書

寓吉安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江省之變昨遣来隆歸報大略想已如此時寧王尚留省城未敢遠出葢慮男之擣其虚躡其後也男處所調兵亦稍稍聚集忠義之風日以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

擒矣昨彼遣人賫檄至欲遂斬其使奈賫檄人乃參政
季斆此人平日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
械繫之已發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
遥遠一時題奏無由即達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為可憂
爾男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
難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茍逃幸脱惟俟命師之至然
後敢申前懇俟事勢稍定然後敢决意馳歸爾伏望大
人倍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旦暮切勿以不孝男

為念天茍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必有日矣因聞廵檢便草此臨書慌憒不知所云七月初二日

右吾師逢寧濠之變上父海日翁第二書也自豊城聞變與幕士定興兵之策恐翁不知為賊所襲即日遣家人間道趨越至是發兵於吉安復為是報慰翁心也且自稱姓者别疑也嘗聞幕士龍光云時師聞變返風囬舟濠追兵將及師欲易舟潛遯顧夫人諸

公子正憲在舟夫人手提劍別師曰公速去毋為妾
母子憂脫有急吾恃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
兵命積薪圍公署戒守者曰倘前報不利即舉火爇
公署時鄒讜之在中軍聞之亦取其夫人來吉城同
誓國難人勸海日翁移家避讐翁曰吾兒以孤旅急
君上之難吾為國舊臣顧先去以為民望耶遂與有
司定守城之策而自家為之防噫吾師於君臣父子
夫婦之間一家感遇若此至今人傳忠義凜凜是書

正億得於故紙堆中讀之愴然如身值其時晨夕展卷如侍對親顔嘉靖壬子海夷冠黄巖全城煨燼時正億遊北雍内子黄哀惶奔亡不攜他物而獨抱木主圖像以行是卷亦幸無恙噫豈正億平時孝感所積抑吾師精誠感通先時身離患難而一墨之遺神明有以護之耶後世子孫受而讀之其知所重也哉

德洪拜手跋

四嶺南寄正憲男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賔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尚未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今日已度三水去梧州已不遠再四五日可到矣途中皆平安只是咳嗽尚未全愈然亦不為大患書到可即告祖母汝諸叔知之皆不必掛念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

王汝中當不負所托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二叔忠信好學携汝讀書必能切勵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聰兒邇来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寧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爾十一月望

正億初名聰師之命名也嘉靖壬辰秋依其舅氏黄久菴寓留都値時相更名于朝責洪為文告師請更

令名當時問眠食如何今正億壯且立男女森列矣噫吾何以不負師托乎方今四方講會日殷相與出求同志研究師旨以成師門未盡之志庶乎可以慰遺靈於地下爾是在二子嘉靖丁巳端陽日門人錢德洪百拜跋于天真精舍之傳經樓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

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為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行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者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為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抄

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塲迂濶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末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綱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卧林間攜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

十日

又與克彰太叔

日来德業想益進修但當兹末俗其於規切警勵恐亦未免有羣雌孤雄之嘆如何印弟凡劣極知有勞心力聞其近来稍有轉移亦有足喜所貴乎師者涵育薫陶不言而喻盖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此亦可以驗己德因便布此言不盡意

正月廿六日得旨令守仁與總兵各官解囚至留都行

及蕪湖復得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聖意有在無他足慮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為人搖惑但當嚴緝家衆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正憲輩狂稺望以此意曉諭之近得書聞老父稍失調心極憂苦老年之人只宜以宴樂戲遊為事一切家務皆當屏置亦望時時以此開勸家門之幸也至祝至祝事稍定即當先報歸期家中凡百全仗訓飭照管不一

老父瘡疾不能歸侍日夜苦切真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早晚更望太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尚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尚恐居處或有未寧豈有復堪孤疾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宴飲從於遊可也況今七十五歲之人乃尚爾煢煢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乎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哀毀如

此孤苦将何如為心老年之人獨不為子孫愛念乎況
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
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内安歇使下人亦好早晚服事
時常遊嬉宴樂快適性情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為子孫
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為子者不敢直致惟望太叔為
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
憲讀書一切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以孝
弟而已来誠還草草不盡

祖母岑太夫人百歲考終時海日翁壽七十有五矣猶煢煢苫塊哀毀踰制師十二失恃鞠於祖母在贛屢乞終養弗遂至是聞訃已不勝痛割又聞海日翁居喪之戚將何以為情欲濟無梁欲飛無翼其讀之令人失涕師之學發明同體萬物之旨使人自得其性故於人義天常無不懇至而居常處變神化妙應以成天下之務可由此出其道可以通諸萬世而無弊者得其道之中也錄此可以想見其懸德洪跋

寄正憲男手墨三卷

正憲字仲肅師繼子也嘉靖丁亥師起征思田正億方二齡托家政于魏廷豹使飭家衆以字眉子托正憲于洪與汝中使切磨學問以飭內外沿途所寄音問當軍旅倥偬之時猶字畫遒勁訓戒明切至今讀之宛然若示嚴範師沒後越庚申鄒子謙之陳子惟濬來自懷玉奠師墓于蘭亭正憲携卷請題其後噫今二子與正憲俱為泉下人矣而斯卷獨存正憲年十四襲師錦衣廕喜正億生遂辭職出就科試即其平生鄒子所謂授簡不忘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其無愧于斯言矣乎

即日舟已過嚴灘足瘡尚未愈然亦漸輕減矣家中事凡百與魏廷豹相計議而行讀書敦行是所至囑內外

之防須嚴門禁一應賓客来往及諸童僕出入悉依所留告示不得少有更改四官尤要戒飲博專心理家事保一謹實可託不得聽人哄誘有所改動我至前途更有書報也

舟過臨江五鼓與叔謙遇於途次燈下草此報汝知之沿途皆平安咳嗽尚未已然亦不大作廣中事頗急只得連夜速進南贛亦不能久留矣汝在家中凡宜從戒諭而行讀書執禮日進髙明乃吾之望魏廷豹此時想

在家家衆悉宜遵廷豹教訓汝宜躬率身先之書至汝即可報祖母諸叔說我沿途平安凡百想能體悉我意鈐束下人謹守禮法皆不俟吾喋喋也廷豹德洪汝中及諸同志親友皆可致此意

近兩得汝書知家中大小平安且汝自言能守吾訓戒不敢違越果如所言吾無憂矣凡百家事及大小童僕皆須聽魏廷豹斷決而行近聞守度頗不遵信致牴牾廷豹未論其間是非曲直只是牴牾廷豹便已大不是

矣繼聞其遊蕩奢縱如故想亦終難化導試問他畢竟如何乃可宜自思之守悌叔書來云汝欲出應試但汝本領未備恐成虛願汝近來學業所進吾不知汝自量度而行吾不阻汝亦不强汝也德洪汝中及諸直諒高明凡肯勉汝以德義規汝以過失者汝宜時時親就汝若能如魚之於水不能須臾而離則不及人不為憂矣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之心亦無良知可致矣汝

於此處宜加猛省家中凡事不暇一一細及汝果能敬
守訓戒吾亦不必一一細及也餘姚諸叔父昆弟皆以
吾言告之前月曾遣舍人任銳寄書歷此時當已發回
若未發回可将江西巡撫時奏報批行稿簿一冊共計
十四本封固付本舍帶来我今已至平南縣此去田州
漸近田州之事我承姚公之後或者可以因人成事但
他處事務似此者尚多恐一置身其間一時未易解脫
耳汝在家凡百務宜守我戒諭學做好人德洪汝中輩

須時時親近請教求益聰兒已托魏廷豹時常一看廷豹忠信君子當能不負所托但家衆或有桀驁不肯遵奉其約束者汝須相與痛加懲治我歸來日斷不輕恕汝可早晚常以此意戒飭之廿二弟近來砥礪如何守度近来修省如何保一近来管事如何保三近来改過如何王祥等早晚照管如何王禎不遠出否此等事我方有國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瑣瑣家務汝等自宜體我之意謹守禮法不致累我懷抱乃可耳

東廓鄒守益曰先師陽明夫子家書二卷嗣子正憲仲肅甫什襲藏之益趨天真奠蘭亭獲覩焉喜曰是能授簡不忘矣書中讀書敦行日進高明鈐東下人謹守禮法及切磋道義請益求教互相夾持接引来學真是一善一藥至吾平日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誠愛惻怛處便是仁無誠愛惻怛亦無良知可致是以繼志述事望吾仲肅也仲肅日孳孳焉進而書紳退而服膺則大慰吾黨愛助之懷

而夫子於昭之靈實寵嘉之

又

去歲十二月廿六日始抵南寧因見各夷皆有向化之誠乃盡散甲兵示以生路至正月廿六日各夷果皆投戈釋甲自縛歸降凡七萬餘衆地方幸已平定是皆朝廷好生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潛孚默運以能致此在我一家則亦祖宗德澤陰庇得無殺戮之慘以免覆敗之患俟處置畧定便當上疏乞歸相見之期漸

可卜矣家中自老奶奶以下想皆平安今聞此信益可
以免勞掛念我有地方重寄豈能復顧家事弟輩與正
憲只照依我所留戒諭之言時時與德洪汝中輩切磋
道義吾復何慮餘姚諸弟姪書到咸報知之
八月廿七日南寧起程九月初七日已抵廣城病勢今
亦漸平復但咳嗽終未能脫體耳養病本北上已二月
餘不久當得報即踰嶺東下則抵家漸可計日矣書至
即可上白祖母知之近聞汝從汝諸叔諸兄皆在杭城

就試科第之事吾豈敢必於汝得汝立志向上則亦有足喜也汝叔汝兄今年利鈍如何想旬月後此間可以得報其時吾亦可以發舟矣因山陰林掌教歸便冗冗中寫此與汝知之

我至廣城已踰半月因咳嗽兼水瀉未免再將息旬月候養病疏命下即發舟歸矣家事亦不暇言只要戒飭家人大小俱要謙謹小心餘姚八弟等事近日不知如何耳在京有進本者議論甚傳播徒取快讒賊之口此

何等時節而可如此兄弟子姪中不肯略體息正所謂
操戈入室助仇為冦者也可恨可痛兼因謝姨夫回便
草草報平安書至即可奉白老奶奶及汝叔輩知之錢
德洪王汝中及書院諸同志皆可上覆德洪汝中亦須
上緊進京不宜太遲滯
近因地方事已平靖遂動思歸之懷念及家事乃有許
多不瀞人意處守度奢淫如舊非但不當重托兼亦自
取敗壞戒之戒之尚期速改可也寶一勤勞亦有可取

只是見小欲速想福分淺薄之故但能改創亦可寶三
長惡不悛斷已難留須急急遣回餘姚別求生理有容
留者即是同惡相濟之人宜并逐之來貴奸惰略無改
悔終須逐出來隆來价不知近來幹辦何如須痛自改
省但看同輩中有能真心替我管事者我亦何嘗不知
添福添定王三等輩只是終日營營不知為誰經理試
自思之添保尚不改過歸來仍須痛治只有書童一人
實心為家不顧毀譽利害真可愛念使我家有十箇書

童我事皆有托矣来瑣亦老實可托只是太執戇又聽
婦言不長進王祥王禎務要替我盡心管事但有闕失
皆汝二人之罪俱要拱聽魏先生教戒不聽者責之
明水陳九川曰此先師廣西家書付正憲仲肅者也
中間無非戒諭家人謹守素訓至致良知三字乃先
師平素教人不倦者云誠愛惻怛之心即是致良知
此晚年所以告門人者僅見一二於全集中至為緊
要乃於家書中及之可見先師之所以丁寧告戒者

無異於得力之門人矣仲肅宜世襲之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　循

謄録監生臣甯汝欄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七

明 王守仁 撰

續編二書

與郭善甫

朱生至得手書備悉善甫相念之懇切𦍒心同志協工夫不懈雖隔千里不異几席又何必朝夕相與一堂之上而後為快耶来書所問數節楊仁夫去適禪事方畢親友紛至未暇細答然致知格物之說善甫已得其端

緒但於此涵泳深厚諸如數説將沛然融釋有不俟於他人之言者矣荒歳道路多阻且不必遠涉須稍收稔然後乘興一来不縷縷

寄楊仕徳

臨别數語極奮勵區區聞之亦悚然有警歸途又往西樵一過所進當益不同矣此時已抵家大抵忘已逐物虚内事外是近来學者時行症候仕徳既已看破此病早晩自不廢藥石康節云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

能自防此切喻愛身者自當無所不用其極也病疏至今未得報此間相聚日衆最可喜但如仕德謙之既遠去而惟乾復多病又以接濟乏人為苦爾尚謙度未能遽出仕德明春之約果能不爽不獨區區之望尤諸同遊之切望也

與顧惟賢

聞有枉顧之意傾望甚切繼聞有夾勦之事蓋我獨賢勞自昔而然矣此間上猶南康諸賊幸已掃蕩渠魁悉

已授首田軍且半月以湖廣之故留兵守隘而已奏捷須湖廣畧有次第然後舉朱守忠聞在對哨有面會之圖此亦一奇遇近得甘泉書已與叔賢同往西樵令人想企不能一日處此矣承示既飽不必問其所食之物此語誠有病已不能記當時所指恐亦為世之專務辯論講說而不求深造自得者說故其語意之間不無抑揚太過雖然茍誠知求飽將必五穀是資鄙意所重蓋以責夫不能誠心求飽者故遂不覺其言之過激亦猶

養之未至也凡言意所不能達多假於譬喻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若必拘文泥象則雖聖人之言且亦不能無病況於吾儕學未有至詞意之間本已不能無弊者何足異乎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為重同志者亦覩其大意之所在斯可矣惟賢謂有所疑而未解正如饑者之求食若一日不食則一日不飽誠哉是言果能如饑者之求飽安能一日而不食又安能屏棄五穀而食畫餅者乎此亦可以不言

而喻矣承示為益已多友朋切磋之職不敢言謝何時遇甘泉更出此一正之

閩廣之役偶幸了事皆諸君之功區區蓋坐享其成者但閩寇雖平而虔南之寇乃數倍於閩善後之圖尚未知所出野人歸興空切不知知已者亦嘗為念及此否也曰仁近方告病與二三友去畊霅上霅上之謀實始於陸澄氏陸與潮人薛侃皆来南都從學二子並佳士令皆舉進士未免又失却地主矣向在南都相與者曰

仁之外尚有太常博士馬明衡兵部主事黄宗明見素之子林達有御史陳傑舉人蔡宗兖饒文璧之屬蔡令亦舉進士其時凡二三十人日覺有相長之益令來索居不覺漸成放倒可畏可畏閑中有見不妨寫寄庶亦有所警發也甘泉此時已報滿叔賢闗且束裝曾相見否霍渭先亦美質可與言見時皆為致意

承喻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脅從此古之政也不亦善乎顧浰賊皆長惡怙終其間脅從者無幾朝撤兵而暮

聚黨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誅又恐以其患
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俗之不美以至於此
豈不信然然此膏肓之疾吾其旬日之間可奈何哉故
令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為難而處之為難非處之為
難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為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
日夜冀了此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
猶不免於意必之私未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遑
恤我後盡其力之所能為令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禮

樂以俟君子而已數日前已還軍贑州風毒大作壅腫
坐卧恐自此遂成廢人行且告休人還草草復
承喻用兵之難非獨曲盡利害足以開近議之惑其所
以致私愛於僕者尤非淺也愧感愧感但龍川羣盜為
南贑患歲無虛月勦捕之命屢下所以未敢輕動正亦
恐如惟賢所云耳雖令郴桂夾攻之舉亦甚非鄙意所
欲況龍川乎夏間嘗具一疏頗上其事以湖廣奉有成
命遂付空言今錄去一目鄙心可知矣湖廣夾攻為備

已久郴桂之賊為湖廣兵勢所迫四出攻掠南贛日夜為備今始稍稍支持然廣東以府江之役尚未調集必待三省齊發復恐老師費財欲視其緩急以次漸舉盖桂東上猶之賊湖廣與江西夾攻廣東無與也昌樂乳源之賊廣東與湖廣夾攻江西無與也龍川之賊江西與廣東夾攻湖廣無與也事雖一體而其間賊情地勢自不相及若先舉桂東上猶俟廣東兵集然後舉乳源諸處末乃及於龍川似亦可以節力省費而易為功不

知諸公之見又何如耳所云龍川亦止浰頭一巢蓋環
巢數邑被害已極人之痛憤勢所不容已也
来諭謂得書之後前疑渙然冰釋幸甚幸甚學不如此
只是一塲說話非所謂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也又
自謂終夜思之如汚泥在面而不能即去果如汚泥在
面有不能即去者乎幸甚幸甚自来南贛平生益友離
羣索居切磋之間不聞近日始有薛進士輩一二人自
北来稍稍各有砥礪又以討賊事急今屯兵浰頭且半

月矣浰頭賊首池大鬢等二十餘人悉已授首漏網者甲從一二輩其餘固可略也狼兵利害相半若調猶未至且可已之此間所用皆機快之屬雖不能如狼兵之犀利且易驅策就約束聞乳源諸賊已平蕩可喜湖兵四哨不下數萬所獲不滿二千始得子月朔日會勦依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見責所謂文移時出侵語誠有之此舉本渠所倡今所俘獲反不能多意有未愜而憤激至此不足為怪浰頭巢穴雖已破蕩然須建一縣治以

控制之庶可永絕嘯聚之患已檄贛惠二知府會議可否高見且以為何如南贛大患惟桶岡橫水浰頭三大賊幸皆以次削平年來歸思極切所恨風波漂蕩茫無涯涘乃今幸有灣泊之機知已當亦為吾喜也乳源各處克捷有兩廣之報區區不敢冐捷然亦且須題知事畢之日須備始末知之

近得甘泉叔賢書知二君議論既合自此吾黨之學廓然同途無復疑異矣喜幸不可言承喻日來進修警省

不懈尤足以慰傾望此間朋友亦集亦頗有奮起者但惟鄙人宂疾相仍精氣日耗兼之淹滯風塵中未遂脫屣林下相與專心講習正如俳優場中奏雅縱復音調盡協終不免於劇戲耳乞休疏已四上鑾輿近聞且南幸以瘡疾暫止每一奏事輒往復三四月此畨倘得遂請亦須冬盡春初矣後山應援之說審度事勢亦不必然但奉有詔旨不得不一行此亦公文體面如此聞彼中議論頗不齊惟賢何以備見示區區庶可善處也

近得省城及南都諸公書報云即日初十日聖駕北還且云頭船已發不勝喜躍賊恙亦遂殄滅此宗社之福天下之幸人臣之至願何喜何慰如之但區區之心猶懷隱憂或恐須及霜降以後冬至以前方有的實消息其時賊恙當亦平復即可放舟東下與諸君一議地方事遂圖歸計耳聞永豐新淦白沙一帶皆被流刼該道守巡官皆宜急出督捕非但安靖地方亦可乘此機會整頓兵馬以預備他變今恐事勢昭彰驚動遠近且不

行文書至即可與各守廵備道區區之意即時一出勿更遲遲輊忽坐視思抑歸興近却如何若必不可已俟

囬鑾闕

近得江西策問深用警惕然自反而縮固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原缺三字敢因是遂靡然自弛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合一也若

闕世致知之説止説得一知字不曽説得致字此知行所以二也病𤺪荼苦之人已絶口人閒事念相知之篤

輒復一及

北行不及一面甚闕久別之懷承寄慈湖文集客冗未能遍觀來諭欲摘其尤粹者再圖翻刻甚喜但古人言論自各有見語脉牽連互有發越今欲就其中以已意刪節之似亦甚有不易莫若盡存以俟具眼者自加分別所云超捷良如高見今亦但當論其言之是與不是不當逆觀者之致疑反使吾心昭明洞達之見有所揜覆而不盡也尊意以為何如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畧具奏内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葢其心懐兩圖是以遲疑未决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為几上肉矣頼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徳庇竟獲脱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為耳南贑舊嘗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為户部必欲奏革商税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

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
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
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
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
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
此生憶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
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
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

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筭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
疲尩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
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閩省無一官見
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揺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意
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
三郡之民素刼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
皆不能保及事聞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
難矣以是遂忍死蹔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

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輿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為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與汪節夫書

足下數及吾門求一言之益足知好學勤勤之意人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今之學者須先有篤實為己之心然後可以論學不然則紛紜口耳講說徒足以為為人之資而已僕之不欲多言者非有所靳實

無可言耳以足下之勤勤下問使誠益勵其篤實為已之志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足下勉之道南之說明道實因龜山南歸蓋亦一時之言道豈有南北乎凡論古人得失莫非為已之學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果能有所得於尚友之實又何以斯錄為哉節夫姑務為已之實無復往年務外近名之病所得必已多矣此事尚在所緩也凡作文惟務道其心中

之實達意而止不必過求雕刻所謂脩辭立誠者也

寄張世文

執謙枉問之意甚盛相與數月無能為一字之益乃今又將遠別矣愧負愧負今時友朋美質不無而有志者絶少謂聖賢不復可冀所視以為準的者不過建功名炫耀一時以駭愚夫俗子之觀聽嗚呼此身可以為堯舜參天地而自期若此不亦可哀也乎故區區於友朋中每以立志為說亦知往往有厭其煩者然卒不能舍

是而别有所先誠以學不立志如植木無根生意將無從發端矣自古及今有志而無成者則有之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逺别無以為贈復申其立志之説賢者不以為迂庶勤勤執謙枉問之盛心為不虚矣

與王晉溪司馬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晚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茍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

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贛扶疾莅任雖感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為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强人以其所不能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必将有日可遂矣因遣官詣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不備

守仁近因拳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将遂乘虛而入乃

先其未發分兵掩撲雖斬獲未盡然克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為一空此皆老先生申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況敢暮夜撲剿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境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

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既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筭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為役敢不鞭策駑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茍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肉骨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為報耶正暑

伏惟為國為道自重不宣

前月奏捷人去曾漬短啟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為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輦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

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為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為空踈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粮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為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迩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

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盖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為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

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
本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
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為是
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
奔竄大半令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
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
凡敗軍僨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
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

睹老先生所議謂閫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
遥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
致相推托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
無我之心發强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
老先生者為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為之用乎幸甚幸甚
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毁大半但擒斬不多
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
機搶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

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况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倩共為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

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冦矣
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强當事惟恐覆公之餗伏惟老
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略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守仁始至贑即因閩冦猖獗遂徃督兵故前者凟奉謝
啓極為草略迄今以為罪閩冦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既
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頼廟
堂德威成筭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
生實非可用之才葢末承南贑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

以托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
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
幸甚今閩冦雖平而南贛之冦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
省事權不一兼之勅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
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尚
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
令為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
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

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尚有牽礙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為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

因以畧舉其職故今輙有是奏伏惟特賜採擇施行則
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逭罪戮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
非恃道誼深愛何敢冐瀆及此萬冀鑒恕不宣
即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慕古識
乏周時謬膺簡用懼弗負荷祗命以来推尋釀寇之由
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請實恃知己乃蒙天聽並賜允
從蕃錫寵右恩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奬飾接引
何以得此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劣遵稟成畧冀收微

効以上答聖眷且報所自乎兹當發師匆遽陳謝伏惟
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為難而能用善言之為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

雖用而不相决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為可行孰為不可行孰為似迂而實切孰為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虚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

誦歆仰嘆服自其識事以來見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在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肱脅於前力不能正即依違兩可摒霞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恥為佞詞以諛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

其誰歟守仁後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効其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為感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原厥功所自已略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頼方略僥倖塞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歳祖母亦獲一見為訣生死肉骨之恩生當何如為報耶情

隘詞迫乞冀矜亮死罪死罪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已無一言之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戸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藏之不能以言謝然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已哉誠感老先生之知受期無負於薦揚之言不愧稱知己於天下而已矣今雖不能大

建竒偉之績以仰答知遇亦幸茍無撓敗戮辱遺繆舉之羞於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大憾矣復何求哉復何求哉伏惟老先生愛人以德器使曲成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强人以其所不能則凡才薄福尫羸疾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骸骨之請矣乞休䟽待報已三月尚杳未有（原闕二字）䰟飛越夕不能旦伏望憫其廹切之情早賜允可是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實皆分毫扣筭不敢稍存贏餘已蒙老先生洞察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户部復見沮抑以故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那借屑湊殊為窘急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内偶克成功不然決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

省深山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採民情議於橫水大寨請建縣治為久安之圖乘閒經營已略有次第守仁迂踈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閉遏其事而不以聞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老先生并賜裁度施行幸甚

守仁不肖過蒙薦奬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畧指其迷謬

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内掃蕩無遺是豈駑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兎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兎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為報也因奏捷人去先布下悃俟兵事稍閒尚當具啓修謝伏惟為國為道自重不宣

邇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筭以克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之而已何功之有而敢冒受

重賞乎伏惟老先生橐籥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為功乎是自絕其生也已拜命之餘不勝慚懼輒具本辭免非敢苟為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已過甚又加之廕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冦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冦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瀆冒

尊威死罪死罪

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門墻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可如何哉生前者屢乞省葬蓋猶有隱忍茍全之望今既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即大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殛惟鑒其哀懇特賜曲成生死肉骨之感也地方事決知無能為已閉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切膚未免復為一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啟悲愴不

知所云

自去冬畏途多沮遂不敢數數奉啓感刻之情無由一達繆劣多忤尚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喋今騷求既未有丈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首為控奏既未蒙旨繼為申請又不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冒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塗炭為朝廷深憂遠慮得與速免以救燃眉幸

甚幸甚生之乞歸省葬去秋巳蒙賊平來說之旨冬底復請至今未奉允報生之汲汲為此非獨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怨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於此獨忍不一舉手投足為生全之地乎今地方事殘破憊極其閒宜修舉者百端去歲嘗繆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白兼賤恙日尫瘠又以父老憂危致疾之故神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閉門昏卧服

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况能為地方救灾拯難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籲祖之請者正如夢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療不及亦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速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允省葬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於牖下則闔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一家受骨肉之恩舉含刻於無涯矣昏憒中控訴無敘臨啟不勝愴慄

屢奉啟皆中途被沮無由上達幸其間乃無一私語可

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顛頓窘局苦切屈抑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籲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計決非久於人世者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肉骨之恩當何如圖報耶餘情張御史當亦能悉伏祈垂亮不備

比兵部差官來賫示批札開諭勤惓佐亦隨至備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若公今日

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感報當何如哉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旬月略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起居尤望倍常慎密珍攝非獨守仁之私幸也佐且復北當有别啟差官回便輒先附謝伏惟台鑒不具

與陸清伯書

屢得書見清伯所以省愆罪己之意可謂真切懇到矣即此便是清伯本然之良知凡人之為不善者雖至於

逆理亂常之極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誠而卒入於小人之歸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大學謂之致知格物在書謂之精一在中庸謂之慎獨在孟子謂之集義其工夫一也向在南都嘗謂清伯喫緊於此清伯亦自以為既知之矣近覩來書往往似尚未悟輒復贅此清伯更精思之大學古本一冊寄去時一覽近因同志之士多於此處不甚理會故序中特改數語

有得便中寫知之季惟乾事善類所共寃望為委曲周旋之

與許台仲書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為台仲喜得此官為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茍言焉亦足尚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時然後言而後可又不專以敢言為貴也去

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恥矣尊意以為何如向時格致之説近来用工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即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為瑣瑣矣

又

吾子累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至勤賢郎以書幣逺及其何以當其何以當道不可須臾而離故學不須臾而閒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居言不能無荒迷爾

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不敢不勉寧戚之說為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動氣非和也有意必於其間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嗌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所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毁之憂輒敢以是奉告幸圖其所謂大孝者可也

與林見素

執事孝友之行淵博之學俊偉之才正大之氣忠貞之節某自弱冠從家君於京師幸接比鄰又獲與令弟相往復其時固已熟聞習見心悦而誠服矣第以薄劣之資未敢數數有請其後執事德益盛望益隆功業益顯地益遠某企仰益切雖欲忘其薄劣一至君子之庭以濡咳唾之餘又益不可得矣執事中遭讒嫉退處丘園天下之士凡有知識莫不為之扼腕不平思一致其勤惓而況某素切向慕者當如何為心顧終歲奔走於山

夷海獠之區力不任重日不暇給無由一申起居徒時時於文游士夫間竊執事之動履消息皆以為人不堪其憂憤而執事處之恬然從容禮樂之間與平居無異易所謂時困而德辨身退而道亨於執事見之矣聖天子維新政化復起執事寄之股肱誠以慰天下之望此蓋宗社生民之慶不獨知游之幸善類之光而已也正欲作一書略序其前後傾企紆鬱未伸之懷并致其歡欣慶忭之意值時歸省老親冗病交集尚爾未能而區

區一時僥倖之功連年屈辱之志乃蒙為之申理誘掖過情而褒賞踰分又特遣人馳報慰諭此固執事平日與人為善之素心大公無我之盛節顧淺陋畀劣其將何以承之乎感激惶悚莫知攸措使還冗劇草草略布下悃至於恩命之不敢當厚德之未能謝者尚容專人特啓不具

與楊邃菴

某之繆辱知愛蓋非一朝一夕矣自先君之始托交於

門下至於今且四十餘年父子之間受惠於不知蒙施於無迹者何可得而勝舉就其顯然可述不一而足者則如先君之為祖母乞葬祭也則因而施及其祖考某之承乏於南贛而行事之難也則因而改授以提督其在廣會征偶獲微功而見詘於當事也則竟違衆議而申之其在西江幸夷大憝而見搆於權奸也則委曲調護既允全其身家又因維新之詔而特為之表揚暴白於天下力主非常之典加之以顯爵其因便道而告乞

歸省也則既嘉允其奏而復優之以存問其頒封爵之典也出非望之恩而遂推及其三代此不待人之請不由有司之議傍無一人可致纖毫之力而獨出於執事之心者恩德之深且厚也如是受之者宜何如為報乎夫人有德於己而不知以報者草木鳥獸也櫟之樹隨之蛇尚有靈焉人也而顧草木鳥獸之弗若耶顧無所可效其報者惟中心藏之而已中心藏之而輒復言之懼執事之謂其藐然若罔聞知而遂以草木視之也邇

者先君不幸大故有司以不肖孤方煢然在疚謂其且無更生之望遂以葬祭贈謚爲之代請頗爲該部所抑而朝廷竟與之以葬祭是執事之心何所不容其厚哉乃今而復有無厭之乞雖亦其情之所不得已實恃知愛之篤遂徑其情而不復有所諱忌嫌沮是誠有類於藐然若罔聞知者矣事之顛末別具附啟惟執事始終其德而不以之爲瀆也然後敢舉而行之

與蕭子雍

繆妄迂疎多招物議乃其宜然每勞知己為之憂念不平徒增愧赧耳荼毒未死之人此身已非已有况其外之毁譽得喪又敢與之乎哀痛稍蘇時與希淵一二友喘息於荒榛叢草間惴惴焉惟免於戮辱是幸他更無復願矣近惟教化大行已不負平時祝望知者不慮其不明而慮其過察果者不慮其無斷而慮其過嚴若夫尊德樂義激濁揚清以丕變陋習吾與昔人可無間然矣盛价還草草無次

與德洪

大學或問數條非不顧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齎盜糧是以未欲輕出且顧諸公與海內同志口相授受俟其有風機之動然後刻之非晚也此意嘗與謙之面論當能相悉也江廣兩途須至杭城始決若從西道又得與謙之一話於金焦之間冗甚不及寫書幸轉致其略

王文成全書卷二十七